

### 手工随风远去(下)

阉鸡匠,游方匠人,上海称“吨鸡的”,意指能让公鸡睡“忘事”的一种手工。上世纪70年代,还有这一行萍踪。来人以手执一件竹制捕鸡网为标志,到处招摇,替城市弄堂花园的职员家庭、郊区工人阶级居民,阉割私养的小公鸡。血迹累累一块破布,卷有一套掏耳勺式样的细铁器。他们的行为,比现今医科大学研究生,一般手术医生熟练自如,也有巫相相,开刀时不另加红布,口内念念有词,如道场作法,对小公鸡有特别的理解和安抚办法,“要乖,要乖”这般召唤,小公鸡乖巧在他们膝头侧躺下来,闭紧双目,沉醉般昏睡下去,然后果断在鸡腹处开刀,拔掉几根毛,割一小口,通常六分之一寸宽,以小勺刺入,准确勺出两小粒类似睾丸的物质,熟如探囊取物,然后摁紧伤口,将拔下的鸡毛贴住,吩咐关笼休整一天,手术就完成了。自后这种小公鸡渐有了太监相,沉默寡言,外表不明不白,不雌不雄,鸡冠淡化,毛色无亮光,晨昏谢绝打鸣,但是体态日益丰隆,到了过年除夕的日子,就被称为觅宝一样的“吨鸡”,这是肥美江、浙一带的最传统最美味的佳肴。

我所接触的东北乡下铁匠,真是热闹的行业,只有玻璃吹制工可与之相当,红钢在烈火中钳到铁砧上,锤起锤落,火花四溅,叮当磅礴,有如男人们持久不衰的战争,吃这碗饭,钳子功夫必须自如捻熟,师傅小锤点击,徒弟大锤紧跟,如同西皮二黄,板板有眼,锤头要准,锤击的力度,有十多个级数,把握拿捏,珠联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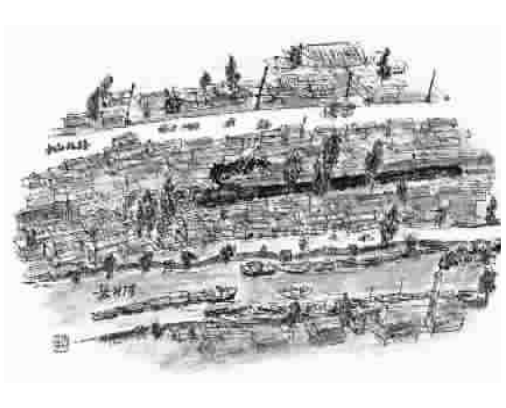
把烧红的铁杆一端钳入夹具,当头一锤击扁,然后钳出,在扁圆一端当打六锤,就是一根六角螺丝杆。打镰刀,打马蹄铁,等于

# 金宇澄:洗牌年代(2)

◆ 金宇澄



▲ 除夕的上海 1973年  
▼ 沪西苏州河紧邻沪杭铁路线与中山北路以一河一铁道一路并列向西延伸 1990年



专业考试,坯中夹钢,钢与铁紧密结合,最容易“夹灰”报废。淬火是出品快刀的保证,打出一把可连续割几亩麦子的好镰刀,从古到今都是乡下铁匠成名的唯一途径,不容易做到。

打马蹄铁是另一门技术,等于给马儿定做四只鞋,一匹马的四蹄,尺寸和形状方圆,都不相同,冬用蹄铁,要打出三足的防滑铁爪,夏季蹄铁是平滑的,马就站在附近,铁匠挽住马腿,削平蹄底的老皮,其质地如人指甲,要查明每个蹄壳不方不圆的掌样,没有判断和巧力,缺少安抚马匹的办法,都难以完成。等打成的蹄铁凉透,师徒二人靠近马身,身膀不见赘肉,

围裙洒满蹄甲碎片和烫焦的洞眼,口含几枚蹄钉,肩膀顶紧了马胸,抱紧弯曲朝上的马足,把铁掌盖蹄壳,钉子穿入蹄壳孔眼,必须斜着钉入,钉进蹄壳三分之一处,就要露出钉尖,小心把这外露钉尖槌弯,包裹蹄壳——只要有钉子直直钉入马蹄深处,没露出钉头,马就忽然狂跳起来,这就像朝人指甲里钉竹签的道理是一样的。

曾经跟我相熟的张铁匠,特别崇拜超大型锻压机床,他和徒弟都知道,当时国内最大的水压机,并不在到处宣传的上海江南造船厂——而在东北重要的城市,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那里有一座更伟大的水压机,压力有三万六千吨,

是俄国人的大手笔设计,据说用它可以锻造一颗最巨大的螺丝帽,一节平板火车皮,只能载一个,这种气概很是惊人。

内心还是更喜欢不含现代工艺的纯粹手工,至今难忘《留住手艺》,日本传统手艺人的口述实录,它的图样、照片、工艺流程和个人故事,可以随便想起有意味的工序……制造“加级鱼”的鱼钩,要蒸烧一夜……做马哈鱼钩,淬火用软炭……整棵枞树能砍出五个传统木盆……用蕉叶纤维织成美丽的布匹,染料用的传统植物块茎,要上山随野猪去找……作者盐野米松,一生神往各类手艺人,走遍日本,记录祖辈传下的手艺劳动

细节,在中文版序里,他称中国是“被日本称为兄长的国家”。

我国精彩古籍有《天工开物》,包括《营造法式》,但是让普通工匠和手艺人说话的记录是少的,故有大量器物,没一件留下工匠名字。王世襄先生介绍了葫芦器、蟋蟀盆、鸽哨的制作过程,但比如近代中西杂交制造“南京钟”匠人,中西式雕花家具匠,沙发匠,可有详细记录?我们的传统匠人定然少于日本,江南可列不少的题目——比如古琴和锣鼓响器这一行,应该有众多优秀传人;另比如制梆笛、曲笛——乾隆帝曾给江宁织造、苏州漕运下旨,要寻找制笛的上好竹材和匠人,制作记录一定很可观。最近我朋友、评弹艺人高博文先生在网上抱怨,刚在苏州买的三弦,旋柄没绞几下已经断裂,莫非这一行手艺已经失传?

80后小朋友周琪,研究竹编匠人多年,在上海郊区的嘉定、崇明拜访高龄师傅多人,盼望她能记录到最细致的各种提篮的工序,出一本好看的记录,这方面有趣的文字包括:苏绣的一根丝线,如何辟分十八股?如何造绍兴酒和绍兴酒坛?如何制染江南土布?苏州水磨青砖工匠工序?如何制缸?据说碑刻匠已经失传,那么砖雕艺人、石匠、鸟笼匠、传统箍桶匠、纸匠、笔匠、皮匠(含集腋成裘之“雕皮师傅”)呢?广漆匠乃至冥器匠、棺材匠的工序如何?小艺小匠,也必有个人故事——报载京城有一“箍糊匠”,从祖辈起,就给慈禧搭寿棚,今还有传人。

##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王唯铭



### 29.524团第一营留守四行仓库

让四行储蓄会最出名的大名,除四行大厦,还有便是1932年花费82万银元、在苏州河边造起的那一片仓库。那仓库,设计师依然是其时上海滩能够与公和洋行威尔逊们分庭抗礼的郭达克。但让这个仓库后来永远走进上海史的,还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1937年的“淞沪抗战”,还在于一群特殊的人物——国民革命军谢晋元中校率领的战士们。

苏州河第七桥之西藏路桥(从苏州河口倒退算),河水始终潺潺流淌;桥墩下的四行仓库,1.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巍巍壮观。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正式打响。

10月26日,日军突破大场防线,企图切断闸北、江湾中国军队的后路,形势万分危急。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命令该区所有军队撤出,防卫上海西部郊区,同时命令第三战区代理司令长官顾祝同让精锐的第88师单独留守,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拖延日军的进攻速度,二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坚决态度,以此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此时,九国公约签字国正好将于当年11月6日召开会议。出于个人情感,顾祝同不愿意让88师留守,因为他曾是这个师的指挥官,但又鉴于蒋介石的命令,顾不得不打电话给88师师长孙元良。孙听了顾的说法,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派出自己的参谋长张柏亭前往距离前线20公里处的司令部,与顾祝同反复协商。

无论顾祝同还是孙元良或张柏亭,他们当然不可能违抗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但孙元良通过张柏亭向顾祝同建议,既然此举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那么,留守闸北的部队就可多可少,因为,兵力再多也是牺牲,不妨做到最小牺牲。顾祝同听了,十分同意他俩的观点,88师可以只留一团的兵力,留守地点则自行处置。

张柏亭匆匆赶回其时作为88师师部的四行仓库,向孙元良汇报了顾祝同的决定,决

心以四行仓库作为留守部队的固守据点,但觉得留下一团兵力仍然过多。当88师最后撤离之前,孙元良又作了一个决定:只留一个加强营。这个加强营便是国民革命军524团第一营,它们将由黄埔四期生、中校团副谢晋元,少校团副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

刚才已经说了,四行仓库是位于西藏路桥墩下的一座混凝土建筑,屋长64米,深54米,高24米,是这个地区的最高建筑,由于先前是被用做88师的师部,仓库因此贮存了大量弹药、食物和救护用品。

国民革命军第524团第一营是一个加强营,满员编制为800人左右,但经淞沪会战,战斗减员已经相当厉害,在四行仓库保卫战打响之前,该营包括军官只有423人(另一个说法是453人),而在部队从北站一地转移到四行仓库的过程中,人数又降到414人。

两个月的淞沪抗战,第一营已经损失了大量经过德式训练的士兵,此时补充的多为战争爆发后招募而来的训练很少的新兵。为迷惑日军,谢晋元在与上级通讯中,使用的番号是“524团”而不是“第一营”,这样做的用意是要让日军误以为有整整一个团守着四行仓库。尽管新兵众多,但该营装备良好,每人配备一支中国仿造的GEWEHR 88或GEWEHR98式步枪,每人有300发8毫米的毛瑟子弹,每人还有两箱手榴弹,此外,每人头上有一顶德制M1935式头盔,身上有一副防毒面具及食物袋。第一营还装备了27挺轻机枪,每班差不多有一挺;全营有4挺24式水冷马克沁机枪,以及一个迫击炮排。在1937年的中日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这番武器装备应该是相当精良了。

10月26日的当晚,各连分批穿过前线来到四行仓库,其中,营长杨瑞符命令一连去四行仓库,自己带领二连前进,但他无法联系上三连、机枪连以及一连第三排的战士们,所有这些战士直到第二天上午9时才陆续来到四行仓库,他们是跟随大部队撤退时,在途中听到第一营留守四行仓库的命令,主动来到四行仓库的。之后,他们这种无比英勇的“自杀性行动”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称作中国将士的典范。

### 37.已有7种人格融合成了一体

6月14日星期三晚上,罗莎在音乐室里仔细聆听着汤姆敲小鼓。她知道亚伦曾玩过这种乐器,在目前的融合阶段,他的水平显然无法与亚伦单独敲时相比。

“我觉得自己偷了亚伦的天赋。”他告诉她。“你还是汤姆吗?”“我是融合体,还没有名字,这令我很担心。”“可别人叫你比利,你不是也答应了吗?”“没错,我是答应了。”他说道,然后继续敲出爵士乐节奏的鼓点。“什么原因让你觉得无法继续这么答应?”他耸耸肩。“我想,要是一个人就会简单些。好吧!”他继续打鼓,“你就继续叫我比利吧。”

融合工作无法一蹴而就,不同阶段所需时间亦不相同。现在除了阿瑟、里根和比利外,已有7种人格融合成了一体。为了避免错误,阿瑟将这个新融合的人格称为“肯尼”。然而大家却无法接受,还是将“他”称为比利。

晚上,一名患者将从比利的字纸篓中找到的一张纸条交给伊佳。纸条看来像是遗书,因此比利立即受到严密的监控。根据伊佳的报告,这个星期以来,比利不断重复融合与分裂的过程,但进行融合的时间似乎越来越长。7月14日,比利几乎一整天都在进行融合,外表看来非常平静。日子一天天过去,融合工作持续进行,但比利有时会出现意识失控的现象。

8月28日,朱迪和施韦卡特再次来到医院探望他们的当事人。他们告诉哈丁医生,距离法官规定提交鉴定报告的时间只剩下3个星期了。如果哈丁医生认为融合工作已完成,而且当事人也具备了行为能力,那么弗洛尔法官便将确定开庭日期。

“我们需要事先讨论一下在审判时采取什么策略。”阿瑟说道,“因为我想改变辩护方式。里根愿意承认那3件抢案并接受惩罚,但他并无强奸企图。”“但在法院起诉的10项罪行中,有4项是强奸罪。”

“根据阿达拉娜的说法,那3名女子都十分合作。”阿瑟说,“她们之中并没有人受伤,而且都有逃跑的机会;阿达拉娜还说,她已经把一部分钱分别还给了她们,若再加上社会保险,她们实际得到的钱比损失的还要

多。”“那些受害者并没有提及这一点,”朱迪回应道。“那你相信谁呢?”阿瑟不屑地说,“她们?还是我?”“如果3个人中只有1个人反驳阿达拉娜的说法,我们会质疑那个人。但是,如果3个人都不承认……你知道,这些受害者彼此并不相识,而且也不会互通消息。”“也许有一个人愿意说出事实。”“你怎么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朱迪问,“你并不在现场呀!”“但阿达拉娜在!”阿瑟说。

朱迪和施韦卡特都不认为受害者会合作,但他们知道阿瑟所说的是阿达拉娜的看法。

“我们可以和她谈谈吗?”施韦卡特问。阿瑟摇了摇头:“因为她做了那些事,已经被我们放逐,不能再让她出现。没有可能。”“这样的话,我们只好维持最初的抗辩立场,”施韦卡特说,“做无罪辩护,因为当事人患有精神病。”

阿瑟冷酷地看着他,嘴唇微微颤抖:“你不能代替我们承认患有精神病!”“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朱迪说道,“我并没有精神病,”阿瑟的语气相当坚定,“不要再说了。”

第二天,朱迪和施韦卡特收到一张纸条,比利声明不再需要他们的辩护,他要为自己辩护。“他又开除我们了,”施韦卡特说,“你怎么看?”“我没看到什么纸条,”朱迪说,同时将纸条归档,“纸条丢了。我是说,由于我们伟大的档案系统,这张纸条或许需要6个月或7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

在随后的几天里,另外4封解雇通知书都被锁进了档案柜。由于朱迪和施韦卡特拒绝答复这些信,阿瑟最终放弃了解聘他们的念头。

“提出精神病抗辩,我们就能赢?”朱迪问。施韦卡特点燃烟斗吐出一口烟:“如果卡洛琳、特纳、玛琳娜、哈丁和科尼利亚愿意作证,说明犯罪发生时比利正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根据俄亥俄州的法律,我想我们有机会赢。”

“但以前你说过,迄今尚无多重人格症患者在犯下重大刑事案后,能以精神分裂为由免受刑罚。”

“这个嘛……”施韦卡特微笑着,“威廉·米利根将会是第一个案例。”

## 二十四比利

【美】丹尼尔·凯斯

